苇草低语

□姜研

当霜，压弯最后一声雁鸣
你就白了头
在滩涂 在干涸的河床
交出体内最后一粒水声

我们惯于用衰败形容你
用萧瑟为你画像
却不知你佝偻的腰身里
始终悬着一根
不肯落地的羽毛

风来 集体向左倾斜
风过 又缓缓弹回原位
这多像我们
被生活反复吹拂
却还在泥泞里练习平衡术
还在等一场雪
将断裂的骨节接成素琴

其实你早就学会了分身术——
倒伏是休止符
昂首是复活节
枯槁的叶鞘裹着未熄的火种
只要东风轻轻一咳
整片滩涂都会举起绿色的火把

而此刻 你只是沉默
将月光捻作经纶
把雁影编成纬络
让所有路过的人都变成
会走动的芦苇
在各自的风声里
练习弯腰 又挺直脊梁

投稿请登录
辽望迟桂花频道

相关咨询
请加小编微信

泥做的象棋

□赵素馥

孙女手里捧着一盒崭新的象棋，从外面兴冲冲地跑回来，高兴地对我说：“奶奶，这是爸爸给我买的象棋，爸爸说奶奶的象棋下得可好了，奶奶教教我，行吗？”望着孙女一脸认真的样子，我欣然应下。



我先从认识棋子、学习摆棋教起。孙女一边学着，一边好奇地问：“奶奶，您会下棋是跟谁学的呀？”

我笑着看着她说：“我是跟你的高祖母学的，也就是我的奶奶，不过奶奶那时用的象棋，是用黄泥制作的。”

孙女听我说黄泥还能做象棋，十分惊讶地问：“奶奶，黄泥是怎样做成象棋的？”我便慢慢讲起了那段遥远的往事。

小时候家里日子过得很紧，没有钱买象棋，可我偏偏迷上了下棋，怎么办？我的奶奶便说：“咱们自己制作一个吧。”于是，奶奶找来细腻纯净的黄土，拌上剁碎的乱麻，加水反复糅匀，然后再一团团填进木制的连体棋模里。做好的毛坯，先放在阴凉通风处阴干；等到半干，小心取出来，燃起木炭，再撒上谷糠，把棋子坯放进炭火里烧。烧到微微泛红，取出来埋进谷糠堆里，让它慢慢冷却，一副泥烧棋子的雏形就这样成了。

烧好的棋子油黑发亮，再由父亲在上面一笔笔刻上字。既朴素大方，又结实耐用，绝非市面上卖的木棋、塑料棋可比。遗憾的是，这副经烧制而成的“黄泥牌”象棋没有保存下来。

记得我上小学时，在外面玩够了，就回家看奶奶和父亲下象棋，看久了，心里也痒痒的，央求奶奶教我下象棋，奶奶爽快地答应了。我学得很用心，不懂就问，奶奶教得也很耐心，奶奶空闲时就陪我在炕上下几盘。

有一回开局，我才发现，奶奶早把一车、一马、一炮悄悄收了起来，没有往上摆，有意让我几子。可即便占了先手，下着下着，奶奶那几个不起眼的小卒，竟一步步跨过“楚河汉界”，排成一队，向我的“帅府”缓缓逼近，并有“长车”“短炮”遥相呼应。显然，那时候我总是输多赢少。

我读初中那年的暑假，姑姑从关内来我家接奶奶去她家，临行前一天，奶奶给一家人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等奶奶把锅前灶后的活忙活完，对我说：“孙女，咱们杀一盘。”

那一盘，我居然赢了。可胜利的喜悦很淡，心里装满了舍不得——一想到奶奶就要远行，鼻子就酸酸的。奶奶走后，那个象棋盒子我很久都没有再打开过。

奶奶这一走就是两年。等奶奶从姑姑家回来后，我拿出象棋，拂去了上面的灰尘，打开来，摆在炕上，与奶奶下起象棋来。这木制的棋盒打开就是棋盘，折页处刻有“楚河汉界”字样，两边刻有横平竖直的深沟浅槽，用来安放棋子。这些，全都是奶奶自己做的。

此一番厮杀，毕竟不同以往，我无须奶奶再让我这个孙女了，而且是赢多输少了。也许是我这两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增强，棋艺大有长进吧；也许是奶奶年纪大了，她那副用线绳做腿的花镜架在鼻梁上，镜片后的眼角、鬓边已布满鱼尾纹和白发。

奶奶输了棋却乐了，摘下花镜，擦拭着本就光亮的镜片，揉了揉眼睛，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好哇，还是后生可畏哟，长江后浪推前浪，到底把前浪赶上了。”

后来，奶奶走完了九十三个春秋，安静地离开了我们。可她的音容笑貌，常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想念她，心底就泛起一阵温热。总会想起，曾盼着和她一起下棋，想起央求她再亲手烧一副黄泥象棋。

如今，当我和小孙女在崭新的棋盘前落子对弈，在棋子清脆的碰撞声里，仿佛又寻回了许多年前那些和奶奶一起下棋的旧时光。

秋诉

□沈娜

因为感冒两天没去妈妈家了，今早起床感觉头清醒了许多，今天一定得回去看看。

一想起要回去，最先想到的就是囤秋菜。“十一”一过，北方家庭就开始晒秋菜了。父亲已经去世，兼之孩子们在外地求职，这几年家里人口少了，我家的秋菜也越买越少。

从前，母亲要买几十棵大白菜用来腌酸菜，这几年酸菜不腌了，只买了十几棵白菜、几捆大葱储存，这些也吃不完，到春天还得扔。前几天，我跟妈妈说，今年的白菜和大葱就不买了，当时她没说什么。可是这次回家，妈妈说起看到楼下卖大葱的可“眼热了”，这要是年轻几岁，她一定得下楼买两捆。我明白了，一个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她还是想买些菜储备。

来到菜市场，这里真是热闹啊，无论什么时候去，都有那么多人，卖菜的大声吆喝，买菜的低头询价，成车的白菜、土豆和大葱都拉进了市场。每家每户都得买一点，像蚂蚁搬家，像燕雀垒巢，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得这么过。想起从前漫长的冬季，爸爸晚上总会给我们炖一锅白菜粉条汤，喝一口，既暖胃又营养。

逛了一圈儿，白菜没有太相中的，就买了两捆大葱。回身看到有卖花的，想起那日妈妈问我“仙客来”上市了吗，问问摊主说仙客来还没到时候。看到有两盆四季梅，一盆紫色，一盆粉色，开得很美，小小的绿色叶片在秋日暖阳下闪着油亮的光，我生来就爱这小花小朵的，想来妈妈也一定会喜欢就买了。

回到家，把葱放到车库门前摊开晾好，拿起两盆四季梅匆匆上楼给妈妈。妈妈看到两盆花满脸笑容，一边摆弄花一边和我说，这比给我吃肉还香。我心里暗想这几十块钱值了。

望着她那满头白发和日渐消瘦的身躯，不知道还能这样陪伴她多久。

人在中年，我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母亲爱她的孩子，我也心疼自己的孩子。生命以及爱的传承如此生生不息。